

海外视野

美国的教授终身制已摇摇欲坠？

■郭英剑

一年多以前，我在发表于《中国科学报》的文章《正在发生变化的教授终身制》(2021年1月19日第7版)中提到，美国高等教育界曾经引以为豪的“教授终身制”已经在悄然发生巨大变化。

如今，时间过去一年有余，我们看到这一变化又在进一步加大，最近美国一些高校，特别是一些州的州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或法规，目标直指“教授终身制”。

近日，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传出意欲取消教授终身制、启动全员“末位淘汰”的消息。此前，美国佛罗里达州(以下简称佛州)州长德桑提斯签署法案，要求所有教师每五年接受一次董事会审查，终身教授也不例外。美国得克萨斯州(以下简称德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在2月宣称，要立法终止州立大学所有新教师的终身制。

他们为何要将矛头直指美国的教授终身制呢？

教授终身制的利弊之争、内外之变

教授“终身制”，是指由美国在高校中所创设而后被诸多国家或地区所接受与采用的一种学术职务类别。它给予教师在大学永久性工作，并使他们免于无故被解雇。

我在《正在发生变化的教授终身制》一文中提到，教授终身制自开始实施的那一天起，学术界内外对此就几乎没有停止过争论。其中，正方的理由有三点——学术自由、工作保障和师资稳定。

也就是说，教授终身制可以维护教师的学术自由，使教师不担心因为学术问题或学术争论而丢掉工作，进而可以维护师资队伍的稳定发展。

反方的理由则针锋相对——保护平庸、缺乏竞争和容忍无能，即因为有了终身制，有些教师选择躺平，没有竞争机制的存在，终身制就成为了无能者的温床。

近年来，教授终身制深受美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因素制约，变化有内外之分。外部原因主要是经济危机所导致的终身制教授职位减少，使得博士难以在高校中找到终身教职。因为经济危机，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拨款大幅下降，金融危机时期捐赠基金投资亏损，高校冻结了终身制岗位的招聘，也冻结了教授薪酬的增长。不少高校还推出了一些提前退休的优惠政策，吸引资深教授提前退休。

内部原因更多的是文化冲突与政治斗争，高校不同族裔间的教师产生冲突，因为政治观念不同而导致的斗争愈演愈烈。特别是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



虽然近来对教授终身制的冲击一浪高过一浪，但并不能动摇其根基。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岁月里，即便终身制有所改变，也是万变不离其宗，不会失去其最根本的保护教师言论与任教自由的根基。

国高校中的政治斗争与意识形态之争异常激烈，在如何教育人的问题上也产生了激烈分歧。师生中不同党派、不同政见、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的碰撞导致对立的双方水火不容。为了使对方无立足之地，双方都有可能拿教授终身制这一点开刀。

大厦已摇摇欲坠？

虽然针对教授终身制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佐治亚理工学院以及得州、佛州的主张也可以看作是教授终身制利弊参半、内外之变的进一步升级，但这波冲击还是有值得人们关注的新特点。

为此，我专门采访了几位现在在美国高校任教的华裔教授朋友。综合他们的经历与判断，我们可以看到此次冲击的一些特点，也可以对此作出最新的判断。

总体来说，这一番新的攻击与冲击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旧账与新痕。西方学院终身教授、校长顾问尹晓煌在美已经近四十载，并曾担任过哈佛大学特聘副教授、密歇根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在他看来，就历史而言，美国大学向来是自由派大本营，故深受右翼势力痛恨。上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在执政期间就曾公开指责美国大学已成“不自由”教育之阵地。此波行动由南方各州带头发难，并获特朗普及新保守主义政客支持即为明证。在他看来，这一波新的攻击不过是旧账新痕的体现。

其次，公立大学受到冲击。佐治亚理工学院是公立大学，得州、佛州的立法规则针对的也是公立大学。虽然教授终身制更加坚挺的私立高校不能完全置身于这波冲击之外，但无论如何，公立大学都会最先受到冲击。

再次，反对群体在增多。虽然教授终身制一直受人诟病，但如此密集的针对教授终身制所发起的攻击还是出人意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近一二十年来，美国高校有更多激进学者不断发声，与保守派学者产生了冲突。双方在政治问题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期间的纷争溢出高校，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最后，反对的力度在加大。此次围绕教授终身制的攻击，并不单是一个群体针对某个教授个体的冲击(近年来，导致一位教授不得不离开终身教职的案例在美国并不少见)，而是源自州政府以及州立立法机构，未来要进入立法程序，彻底动摇教授终身制的根基。这是过去不曾见到的。

那么，美国的教授终身制是否已摇摇欲坠了呢？

教授终身制终将“有惊无险”

虽然此番教授终身制接连受到冲击，但终究不会大厦将倾，原因如下。

第一，依旧是党派之争。美国贝尔蒙特大学副教授李军认为，目前的争论看似轰轰烈烈，但实际上依旧反映了美国的两党之争。无论是佛州还是得州，都是共和党人和保守派的天下，由他们提出这种指责并不奇怪。

在她看来，在党派之争的基础上提出这种建议，既不应该，也不恰当，法理上也很难站得住脚。因此，这种主张与立法不可能被美国的大学和教师工会组织所接受。

李军所在的高校是私立大学，这种要冲击终身制的论调固然没有市场，但她认为，即便在公立大学，这种主张也很难被教师所接受。

些更容易开展“自选动作”的知名高校，老师对其认同度和鼓励程度也不同。

很多老师不愿意接纳本科生提前进课题组做研究。其原因在于本科生在大二、大三期间忙于上课和各种社团活动，没有完整的时间到实验室做科研。

而且，本科生进实验室后，由于缺乏科研基础，老师需要花很多时间教他们，最终虽然学生得到了一些科研训练，但很难立竿见影地产出科研论文。如果既没有得到科研论文，又没有从院系得到相应的“工分”，那么老师的积极性很容易被“浇灭”。

然而，据我观察，还是有一些老师乐于接纳大二、大三学生到课题组做科研，这就好比有的高校教师就是乐意去中学开科普

“散兵游勇”做科研会导致不了了之

在实操层面，本科生做科研“自选动作”分为两种。

一种是以学校发布的本科生科创项目为依托，学生需要写项目申请书，通过项目评审，在开展科研一段时间之后还要参加中期考核，并最终提交结题报告，一般一个项目的执行历时一年。如能顺利完成，学生便可以得到证书，这对他们升学有用，也会给学生带来荣誉感，做自选课题研究的结果还可以转化为毕业论文的内容，使毕业论文季的时间安排更加灵活。

总之，这种方式比较正规，有目标和具体的任务，有考核要求和时间节点，也有相

栏目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英剑

中国大学评论



彭湃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

近年来，特别是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召开以来，加强校企合作，深化产教融合，已经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基本政策之一。但在当下，产教融合在研究生教育中的内涵却并不明确，在实践中也缺少指南，由此也引发了很多问题。

比如，近期在对国内某一一流学科发展及其产教融合历史进行分析时，笔者发现，我国在研究生领域的产教融合往往过于重视“深度”而忽略了“实质”，即对于产业问题的解决和长期技术创新需求的注重。

产教融合的“深度”，或者说程度，可以根据产业需求和学科需要灵活确定。过于注重“深度”而忽视实质，必然造成名不副实，使得校企之间的长期合作难以维系。

一般观点认为，产教融合有深度大小的区分。比如，“浅层次”的融合包括企业提供生产实训实习基地、委托课题研究等形式，“深层次”的融合则包括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开发、建立联合培养基地等形式。校企双方应该追求产教的“深度”融合。

这种观点看似有一定道理，但在研究生教育中却有如下两个缺陷。

一是混淆了融合的“实质”与“形式”。产教融合中处于首位、起主导作用的是企业，融合的实质要看企业的动机。企业之所以有意愿和高校合作培养研究生，动机无非是获得高质量的人力资源，解决企业的技术创新问题。企业采取何种形式与大学合作，主要看这一动机的实现程度。

在对某一一流学科产业合作伙伴的分析中，笔者发现不同企业与该学科合作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委托课题研究，有的建立联合培养基地，有的建立联合研发中心，可以说产教融合深度各异。只要企业的动机实现了，融合的实质有了，合作就可持续。

总之，合作形式主要由企业需求和实力决定，而不是由大学和学科决定。片面追求融合深度，有以形式取代实质的风险，在国家政策强调“深”化产教融合的背景下尤为如此。

二是夸大了育人功能与融合深度的关系。人才培养是大学和学科的主要使命，并不是企业的主要使命。培养研究生只是企业参与合作目标的一个子集。对于大学和学科来说，涉及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形式是比较容易实现的，比如与企业签订实习实践基地协议、聘任企业导师、建立联合培养基地等。

其中，建立联合培养基地已经是很有深度的融合形式了。但有研究发现，即便是建立“全国示范性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的企业，也尚未成为工程硕士联合培养的主动参与方和重要资源投入方。对于研究生培养来说，参与课题研究解决企业技术问题是常见、最有效的方式。没有课题依托，产教融合的育人功能便难以实现。而企业委托课题研究并不是“深度”的融合形式。可见，融合深度和育人功能的实现并没有直接联系。

产教融合育人是产教双方的事。因此，激发双方的内在动力，尤其是企业的内驱力是促进融合的第一要务和关键所在。此外，政府制定的一定支持与优惠政策、行业组织的参与也能起到一定的助力作用，但不是关键。实现形神兼备的产教融合需要多方努力形成合力。

在这方面，大学和学科要做的重点工作是练好内功，吸引企业参与。所谓内功，是指科研和人才培养的质量。科学研究的一流水平和引领性，能帮助企业解决前沿技术问题，是吸引企业主动寻求合作的重要原因。

依然以笔者所分析的某一一流学科为例，该学科培养的人才在企业工作有极高声誉，这也是得到企业信赖而合作的关键原因。

练好内功意味着大学和学科不需要把产教融合当成目标，而是要当成一种生成状态或者改革举措。具有实质性的产教融合都不是“拉郎配”，而是双方吸引力带来的“自由婚姻”。当然，大学和学科也需要积极主动谋划，促进产业和企业的发展，为自身发展营造良好生态。

此外，练好内功意味着要高度重视研究生导师的作用。因为只有导师才能从企业获取项目，并依托项目培养人才。一个学科的多位导师与先进企业有很好的合作关系，也就意味着实现了实质性的产教融合。

对于企业而言，则应将研发和创新作为改善竞争力的主要战略。只有企业重视研发和技术创新，并对此加大投入，才能产生实质性的企业需求与技术升级需求，才有与大学直接合作的可能性。

笔者所观察的学科所服务产业的研发投入度在10%以上。2020年，我国企业R&D经费支出占全国R&D经费总支出的比重为76.6%，呈现出加速创新以实现产业向上突围的势头。知识与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企业越来越多。因此，可以预测产教融合在未来有极大的空间。

此外，政府应对知识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企业进行重点培育扶持。在产教融合中，政府所起的作用主要是间接的、营造环境性质的。其中，培育扶持更多具有高研发密集度的产业企业是根本。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设立财政优惠或补贴政策、人才支持政策等方式，引导产教融合。笔者分析的学科所在地政府就设立了“产业教授”，引导企校双方申报，并予以奖励支持，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本科生做科研：如何更好地“推一把”

■马臻

本科生该不该搞科研，该如何搞科研？围绕这一问题，4月26日，《中国科学报》抛砖引玉，以专题形式展开讨论。目前学界的共识是，本科生做研究是有价值的教育手段，但在操作层面，要关注本科生该怎样做科研，以及如何评价等问题。在这方面，导师发挥着关键作用。本期本报特邀一位“C9高校”导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助力将本科生做科研落到实处。

“你有没有做过科研？”

被考官这样一问，很多参加大三暑假“夏令营”和“大四九推”(九月正式推免)面试的本科生可能会颇为尴尬。如果他们回答说“没有做过科研”，那么就很难脱颖而出。

作为一名“C9高校”的导师，我常常亲眼见证这样的现场。

但目前的现实情况是，本科生做科研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学生读大四时做毕业论文，属于“规定动作”；另一种是学生读大二、大三时自愿加入教师课题组做科研，是“自选动作”。考生参加上述面试时，还没有到“规定动作”环节，他们可说的只能是“自选动作”。

然而，对于“自选动作”，不同的学校、不同的老师所持的态度有很大差别，如果没人“推一把”，老师的积极性就很容易被“浇灭”，学生也往往会“不了了之”，于是便出现开头的尴尬场景。

指导学生开展“自选动作”的意愿差别很大

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不同学校对于大二、大三学生进课题组做科研重视和鼓励程度不同，有些学校缺少本科生做科研“自选动作”的氛围和条件；另一方面，哪怕在一

讲座，还有的教师热衷于在科学网写博客、在报刊发文。

究其原因，在于这样的老师有意发掘在科研上有潜力的苗子，好好培养学生，并把优秀的学生留在本课题组读研或者推荐出国读研。

当课题组有本科生取得了好的成绩(比如发表科研论文、获得“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奖项等)，或者有了好的出路(比如去世界名校深造)，不但课题组老师觉得脸上有光，而且课题组还能吸引更多的本科生前来“淘金”。

我就有一位同事从本科生中“挖掘”到好几位科研苗子，这些学生在做科研“自选动作”的过程中，决定留在课题组读硕士、博士，为他课题组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对正式的师生关系，符合目标管理的SMART原则(目标是具体的、可衡量的、可实现的、相关的、有时间限制的)，还有项目经费支持。并且，学生的科创项目是通过竞争得来的，他们会更加珍惜。

另外一种方式不依托学校的科创项目，而是师生之间形成一种松散的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也没有明确的课题任务。基本上是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到实验室“打酱油”，有时间就来，没时间就不来。如果没有明确的课题任务，那么学生获得的只能是体验，而没有完成任务的紧迫感，也不容易出成果。

一些知名高校对推动本科生提前进实验室有较成熟的做法。比如，复旦大学设立了本科生学术研究资助计划(FDUROP)，

包括管政、望道、卿枫、曦源、登辉、卿云等项目。从复旦大学报考指南可见，截至2021年上半年，FDUROP累计资助本科生约6000名，近几年每年资助本科生近500名。据统计，历年仅管政、望道项目资助的学生中就有40位获得国内外高校教职。

为了实现师生的匹配，吸引优秀本科生做科研，复旦大学的一些院系还举办课题组推介会，即组织一些渴望招收本科生做科研的老师给大二、大三学生介绍自己课题组的研究。为迎接“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而举办的校内创新创业比赛以及与此配套的宣讲会，也调动了部分学生做科研、创新创业的积极性。指导学生获得“挑战杯”“互联网+”大赛奖项的教师还能获得奖励和成果认定。

指导本科生做科研不能一味地“冲冲冲”

时下，我国高校正在花大力气提高本科教育质量，而指导本科生做科研正属于实践教学的范围。为了稳妥进行这项工作，我认为有必要注意以下事项。

首先，大二、大三本科生尚缺乏科研基础和实验安全知识，也可能不知道学术规范为何物。因此，导师得督促课题组本科生学习各种规章制度，在操作仪器、试剂时处处小心，还要让他们学习做实验、处理数据、写论文的方法和规范。

其次，本科生课程多、时间少，做研究往往免不了。导师要提醒课题组本科生注意合理安排时间，并及时和导师讨论，获得最大帮助。

最后，无论是导师还是本科生，都要有合理的定位，并保持好的心态——本科生进课题组是来学习的，并非一定要发论文，也并非一定能发论文。本科生应珍视自己的点滴进步，享受科研探索的过程，不能急躁。而导师也应立足长远，把握好人才培养的规律，而不是急功近利地要求本科生必须发论文。

(作者系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